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政事

宋交州刺史杜慧度，為政纖密。一如治家。吏民畏而愛之，城門夜開，道不拾遺。武帝以謝方明為丹陽尹。方明善治郡，所至有能名。承代前人，不易其政。必宜改者，則以漸移變，使無跡可尋。

山陰劇邑三萬戶，前後官長，晝夜不得休，事猶不舉。顧凱之御繁以約，縣用無事。晝日垂簾，門階閒寂。宋世為山陰務，簡而事理，眾莫及也。

顧憲之為建康令，人號神明。權要請托，長吏貪殘，據法直繩，無所阿縱。性又清儉，強力為政，甚得人和。故都下飲酒醇者，輒號為顧建康，謂其清且美焉。

梁陸襄為番陽內史，有彭李二家，先因忿爭，遂相誣告。襄和言解之，二人感恩，深自悔。乃為設酒，令其歡飲，同載而歸。人歌曰：陸君政無怨，家門既罷仇共車。

梁始興王蕭憺為荊州刺史，有善政，被征還。朝人歌曰：「始興王，人之爹（徒我反），赴人急，如火水，何時復來哺乳我？」

梁徐勉為侍中，時師方侵魏，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。劬勞夙夜，動經數旬，乃一歸家，群犬驚吠。勉歎曰：「吾憂國忘家，乃至於此。他日亦是傳中一事。」

宋阮長之為武昌太守，時郡田祿以芒種為限，前此去官者，一年祿秩，皆入後人。長之去武昌郡代人，未至，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。所蒞皆有風政，為後人所思。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。

宋傅炎與父僧祐，並有政績。炎為武康山陽令，二縣皆謂之傅聖。時云諸傅有理縣譜，子孫相傳，不以示人。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，政事為天下第一。炎子翻代元明為山陰令，翻謂元明曰：「願以舊政告新令。」尹元明曰：「我有奇術，卿家譜所不載，臨別當以相示。」既而曰：「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，而莫飲酒。此第一策也。」

齊邱仲孚為山陰令，有聲稱。百姓謠曰：「二傅沈劉，不如一邱。」謂傅炎父子、沈憲、劉元明，相繼宰山陰，並有政績，而仲孚又過之。

齊樂預為永世令，人懷其德。卒於官，有一老媪擔榘葉造市貨之，聞預亡，大泣棄溪中，曰：「失樂令，我輩孤獨老姥，政應就死爾。」市人皆泣。其惠化如此。

北齊宋世良為清河太守，獄內穉生桃樹，蓬蒿亦滿。每日牙門虛寂，無復訴訟者。謂之神門。及代有老人丁金剛曰：「老人年九十，記三十五政府。君非唯善政，清亦徹底。今失賢者，人何以濟？」

北齊許惇為司徒主簿，以明斷見知。時人號曰人鐵主簿。後遷平陽太守，政為天下第一。惇美鬚髯，下垂至帶，號長鬚公。文宣因酒酣，提惇鬚稱美，以刀截之，惟留一握。惇懼，因不敢復長，又號齊鬚公。

魏源懷性寬簡，不好煩碎，常語人曰：為政貴當舉綱，何必須太子細？譬如為屋，但外望高顯，楹棟平正，足矣。斧斤不平，非屋病也。

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，過為嚴肅。司馬韋焜、清河令趙達並苛刻，惟長史有惠政。時語曰：刺史羅剎怒，司馬蝮蛇嗔，長史含笑判，清河生吃人。

周豆盧績為涇州刺史，有惠政，華夏悅服。大致祥瑞，烏鼠山俗呼為高武隴，其下渭水所出，其山絕壁千尋，由來乏水。諸羌苦之。績馬足所踐，飛泉湧出，有白鳥翔止。廳前人謠曰：我有丹陽，山出玉漿，濟我人夷，神鳥來翔。因呼其泉曰玉漿泉。隋趙軌為齊州別駕，文帝令人朝，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：別駕在官水火，不與百姓交，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。公清如水，請酌一杯水奉餞。軌受飲之。

北齊李仲舉為修武令，為政寬簡，吏人號曰寬明。盧昌衡為平恩令，百姓號曰恩明，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。

隋於仲文字次武，蜀中語曰：明斷無雙有於公，不避強御有次武。

大業五年，郡國畢集。帝問納言蘇威、吏部尚書牛宏曰：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？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。又問其次，曰涿郡丞郭絢、潁川郡丞敬肅，帝賜儉帛二百，絢肅各一百。隋劉曠為平鄉令，在職七年，風教大洽，獄中無繫囚，爭訟絕息，囹圄皆生草，庭可張羅。遷臨潁令，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。唐皇甫無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，每按部樵彩，不犯於人。嘗夜宿人家，遇燈炷盡，主人將續之，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。其廉介如此。

顏游秦為廉州刺史，撫恤境內，敬讓大行。邑里歌曰：廉州顏有道，性行同莊老，愛人如赤子，不殺非時草。高祖璽書勞勉之。

王方慶為廣州都督，廉而嚴。境內清肅。議者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，無出方慶之右。則天有制褒之賜，雜彩六十段，並瑞錦等物，以彰善政。郭元振在涼州五年，華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遺。舊涼州粟麥斛售數千，元振置屯田數年，豐稔至一匹絹糶數十斛。

盧奐為南海太守，遐隅之地，貪吏斂跡。人用安之。開元以來四十年，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，謂宋璟、裴胄先、李朝隱及奐也。

尹思貞為司府少卿，時侯知一為司府卿，亦厲威嚴。吏人為之語曰：不畏侯卿杖，惟畏尹卿筆。其為人所服如此。

裴漼父炎之，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。刺史李崇義以少年輕之。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，崇義促炎之便斷之，命書史數人連紙進筆，斯須剖斷並畢。文翰俱美，且盡予奪之理。崇義大驚謝曰：公何忍藏鋒，以成鄙夫之過！由是大知名，號為霹靂手。

天寶十三載，連雨六十日。宰臣楊國宗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，出為長沙太守。時京師米麥踴貴，百姓謠曰：欲得米粟賤，無過追李峴。其為政得人如此。

裴遵慶判吏部南曹。天寶中海內無事，九流輻湊，每歲吏部選人，動盈萬數。遵慶敏識強記，精核文簿，詳而不滯，時稱吏事第一。

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，元甫精於簡牘，錫詳於訊覆，時謂員推韋狀。

賈明觀恃魚朝恩之勢，恣行兇惡甚豺狼。朝恩既誅，元載納明觀奸計，令江西效用。百姓懷磚瓦候之，元載護之獲免。在洪二年，魏少游為觀察使，承元載意容之。及路嗣恭代少游到州，即日杖殺。識者以是減魏之名，多路之政。嗣恭本名劍客，歷仕郡縣，有能名。累至神烏令，考績上上，為天下最，賜名嗣恭。

劉晏掌計，雅得其術，賦入豐羨。李巽掌使，一年征課所入，類晏之多歲。明年過之，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。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，久不盈其數，惟巽三年登焉。

李勉在廣州，性廉潔，船舶來都不檢閱。先是船舶泛海至者，歲才四五。勉之末年，至者四十餘。在官累年，器用車服無增飾。及代歸至石門停舟，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，投之江中。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、盧奐、李朝隱之徒。

高崇文為長武城使，練卒五千，常若寇至。永貞元年劉辟據蜀叛，杜黃裳薦崇文討辟。中使卯時宣命，崇文辰時出師。五千器用無闕。至興元，軍中有折逆旅七箸者，斬之以徇，遂平蜀寇。

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，欲觀其教閱，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，鳴鼓角而出，分而為陣，箕張翼舒，乍離乍合，坐作進退，其眾如

一。朝恩歎曰：吾在兵間十餘年，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。治戎若此，豈有前敵耶！廷玉淒然謝曰：此非末校所能，臨淮王李光弼之遺法也。太尉善御軍，賞罰當功過。每校旗之日，軍士小不如令，必斬之以徇。由是人皆自效，而赴蹈馳突，有心破膽裂者。太尉薨變以來，無復校旗之事矣。

盧坦為壽安令，時河南尹征賦限窮，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，請寬十日。府不許，坦令人戶但織而輸，勿顧限也，違之不過罰令俸爾。既成而輸，坦亦坐罰。由是知名。

馬總敦儒學，長於政術。在南海累年，清廉不擾，夷獠便之。於漢所立銅柱處，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，刻書唐德，以繼伏波之跡。

淮西之師柳公綽選卒六千，屬李聽。軍既行，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，如疾病養生送死，必厚廩給之。士之妻冶容不謹者，沉之於江。行卒相感曰：中丞為我輩治家事，何以報效！故鄂人戰每克捷。

盧鈞為廣州刺史，為政廉潔，請監軍領市舶使，已一不干涉。自貞元以來，衣冠得罪流放嶺表，子孫貧悴不能自還，鈞減俸錢為之營柩，致醫藥，畢婚嫁。凡數百家。山越之俗，服其德義。

張允濟為武陽令，曾有行人候曉先發，遺衫於路。行十數里方覺，或謂曰：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，但能回取，物必當在。如言果得。遠近稱之績政尤異。

薛大鼎為滄州刺史，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。百姓歌之曰：新河得通舟楫利，直達滄海魚鹽至。昔日徒行今駢駟，美哉薛公德濟被。大鼎與瀛州賈敦頤、冀州鄭德本，俱有美政。河北稱為鑄腳刺史。

賈敦頤為洛州刺史，有異政。百姓樹碑於大市通衢。後弟敦實為洛州長史，又有惠政。百姓復刻石頌美，立於兄碑之側。時人號為棠棣碑。

田仁會為郢州刺史，天旱，仁會自曝祈雨，竟獲甘澤。其年大熟。百姓歌曰：「父母育我田使君，精誠為人上天聞。田中致雨山出雲，倉廩既實禮義申。但願常在不患貧。」

馮元淑則天時為清漳令，有殊績，百姓號為神明。又歷瀋儀、始平縣令，皆單騎赴職，未嘗以妻子之官。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，云令其作齋。身及奴僕，每日一食而已。俸祿之餘，皆供公用，並給貧士。人或譏其邀名，元淑曰：「此吾本性，不為苦也。」

袁滋字德深，為華州刺史，以寬易清簡為政，人甚愛之。征為金吾衛大將軍，以楊於陵代之，百姓遮道不得進，於陵宣言曰：「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。」然後羅拜而去。

馮立為廣州都督，嘗至貪泉，歎曰：「此吳隱之所酌泉也，飼一杯水何足道哉？吾當汲而為食，豈止一杯，即安能易吾性乎？」

道州之民多矮，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，號為矮奴。陽城為太守，不平其以良為賤，又閔遠氓，歲有離異之苦，乃抗疏論而免之。自是停歲貢。民皆賴之，無不泣荷。

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，政尚寬簡，吏民有罪，多曉諭遣之。州錄事言於象先。象先曰：「人情不遠，此屬豈不解吾言耶？必欲極撻以示威，當從汝始。」錄事慚而退。象先嘗謂人曰：「天下本無事，但庸人擾之爾。苟清其源，何憂不治？」

元宗賜醪三日，上御五鳳樓。觀者喧隘，樂不得奏。金吾白挺如雨，不能遏止。上患之。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，為人所畏，請使止之。上從之。安之至，以手板繞場畫地曰：「犯此者死。」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，無敢犯者。

五代漢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，郡人歌之。卒於官，郡人聚哭柩所，列狀乞留葬本州界，建祠立碑，詔贈太尉。馮道聞之曰：「予嘗為劉汝州僚佐，知其為人廉平慈善，無害之良吏也。民之租稅不能減也，徭役不能息也，寒者不能衣也，餒者不能食也，百姓自汲汲然，使君何有於我哉！然身死之日，黎民懷感者，誠以不行鞭撻不行刻剝，不因公以徇私，不容物以利己，薄罰宥過，謹身節用，安俸祿守禮分而已。」

劉知遠謂晉高祖曰：「願陛下撫將相以恩，臣請戢士卒以威。恩威兼著，京邑自安。本根安固，則枝葉不傷矣。」知遠乃嚴設科禁，宿衛諸軍無敢犯者。有軍士盜紙錢一襖，主者擒之，左右請釋之。知遠曰：「吾誅其情，不計其直。」竟殺之。由是眾皆畏服。